



XUEJIAN
JINMEN

血 濺 津 門

张孟良

I247.5
272

血 濺 津 門

张 孟 良



女子学院 0048497

百花文艺出版社



血 渡 津 门

张孟良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8 1/2 插页2 字数412,000

1981年6月第1版 198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2,000

书号: 10151·552

定价: 1.59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张孟良同志继《儿女风尘记》《三辈儿》之后的第三部长篇小说。

作品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我津郊武工队配合天津地下党组织，摧毁日本驻屯军侵华基地的英勇斗争，细致、生动地描绘了武工队长郝明，在斗争中与失散多年的亲人疯姑重逢的奇特经历，较为成功地塑造了郝明、于芬和地下工作者尹兰、冯老辛以及青帮头子袁文会、日本指挥官多多良等众多正、反面人物形象，真实地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天津人民的生活。作者吸取我国古典传奇小说手法的优点，情节惊险曲折，故事引人入胜，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天津地方特色。

目 录

引	子	1
第 一 章	袁文会	7
第 二 章	多多良	23
第 三 章	真人不露相	40
第 四 章	东进	61
第 五 章	上坟	79
第 六 章	爱与憎	95
第 七 章	声东击西 (一)	118
第 八 章	声东击西 (二)	138
第 九 章	地下联络站	153
第 十 章	不速之客	170
第 十 一 章	豺狼	186
第 十 二 章	出侦	200
第 十 三 章	周新望和罗媛悌	214
第 十 四 章	穷哥们儿	225
第 十 五 章	潜伏	244
第 十 六 章	出击	265
第 十 七 章	威镇敌胆	280

第十八章	挣扎	296
第十九章	翻斗儿	307
第二十章	夫妻	330
第二十一章	比武	354
第二十二章	诡计	379
第二十三章	宁家房子卡子口	398
第二十四章	截粮	418
第二十五章	钓鱼	438
第二十六章	报偿	462
第二十七章	镯子	476
第二十八章	马奇洋	496
第二十九章	周旋	521
第三十章	地动山摇	541
第三十一章	末路	555
第三十二章	尹兰	569
后 记		587

引 子

一九三九年一场大水，把天津墙子河给淤平了，土围墙也泡坍了。

秋天，大水刚刚退下去，脚底下还踩着稀泥，鬼子为了防备八路军袭扰，驻屯军司令官狼野下令重挖墙子河，修筑土围墙。命令一下，鬼子、伪军、警察到处抓人拉伕。不管是住户还是过往行人，凡是能动弹的男人都抓。于是，成千上万的人被驱赶到墙子河，在皮鞭、棍棒抽打下，没黑夜没白天地淘水挖泥，背砖垒墙。鬼子、伪军和伪警察们，在墙子河外面搭起帐篷，扎下营盘，昼夜轮流荷枪实弹监视着人们，用枪托打，用皮鞭抽，甚至有的人被枪毙，活埋，被刺刀挑死。累死、病死的人，象麦个子似的遍地都是，就近用土一埋筑在土围墙里，连尸首都找不着。真是暗无天日啊！

被抓的民伕当中有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中等以上的个儿，膀大腰粗，一张黑森森的长脸盘儿，两道粗大的雁翎眉，展翅欲飞；一对豹环眼，闪着火一样的目光。他一语不发，两手紧紧地握着一把明光瓦亮的大铁锨低头干活，不时地抬起头怒视着那些正在暴打民伕的鬼子、汉奸们。他紧咬着牙根，颜面上的肌肉纵起凸楞楞的疙瘩。

正在这时，鬼子中佐联队副多多良，伪军大队长袁文会和手下的小队长郭运起、伪警察局长阎家琦，还有特高科长王德春，一齐朝这边走过来。他们巡视到这青年大汉跟前，郭运起一抬眼，见他正用仇恨和鄙弃的目光扫视他们，不觉大吃一惊。他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充满敌意的目光，郭运起好似受了鞭挞，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然后三步两步蹿到大汉面前，恶狠狠地抡起皮鞭就要打，但是，他的鞭子刚刚举起来，手腕子却早已被那人钢钳似的大手牢牢抓住，就势一抡，郭运起便两脚腾空，象死猪一样，被摔在泥浆里。民伕们看了一阵大笑，鬼子和伪军见郭运起这副洋相，也笑得前仰后合。郭运起羞恼成怒，爬将起来，瞪起眼睛，吼叫着回手抽出手枪。多多良一见，笑笑在马上摆了摆手，喊道：“郭桑，慢着。”

郭运起被多多良喝住了。

多多良出溜下马背，朝青年大汉走来。他是个细高个儿，尖头顶，四十五六岁的日本军官。他走到大汉面前，两腿叉开，双手插腰，先把这大汉打量一番，然后，用流利的中国话问郭运起说：

“郭队长！你说他是干什么的？”

郭运起此刻身上还滴着泥水，就怒不可遏地指着大汉说：“他是八路！是共产党！……应该枪毙！”

多多良两只黄玻璃球儿似的眼珠子，在深眼窝里滚动一下，射出两束阴险凶恶的冷光，把这大汉上下打量了好一会儿，突然，“嘿嘿嘿嘿”地笑了，又改用半通的中国话说：“啊，不！不！共产党马猴子的不敢，他的，庄稼人的这个。”说着，他挑起大拇指，招呼大汉说，“来，你的过来，我告诉你，你力气很大，我很喜欢你的胆量和力气！你好好地干吧！”

我看着你！……”

这性情刁钻的老日本鬼子，要用一种稀有的手段惩罚这年轻人。

青年大汉听了，脚根先是没动，他以为敌人要对他下毒手，待他明白过来那老日本是让他干活时，便扬起铅板似的面孔，两眼冷冷地瞥了对方一眼，便抡起手里锃光瓦亮的铁锹，挖起土来。

多多良是个十分残暴的家伙，但侵华战争的经验已经使他懂得，杀戮是不能使这个民族屈服的。在修墙子河的苦役中，他需要强壮的中国人，为他们大日本圣战多卖些力气。他觉得这是中国人在他面前真正的屈服。他想到这些，粗粗地喘了一口气，得意地从马裤里掏出太阳牌香烟，剔出一支叼在嘴里，又摸出一个打火机点上，抽了起来。

本来，如果这个野蛮的日本中佐不在眼前的话，人们还可以偷着喘口气，歇一歇。可此刻多多良不但不走，还用欣赏的目光望着那大汉要锹抡土，谁也不敢停下手来。谁稍一停，监工的皮鞭就抽在脊背上。多多良站得累了，就叫郭运起唤来一个正在慢腾腾挖土的老头儿，他说：

“你的累了，我的也要歇一歇，你的，板凳的干活！”

那老头儿以为他要他去搬板凳，连忙用眼向四周围寻找，看哪里有板凳。就在这时，郭运起十分开心地笑着，走上来几步，说：

“喂！老小子，别他妈寻摸啦！太君是让你跪在地上，两只手撑住地，你就是板凳，板凳就是你！懂吗？你也可以借这个机会歇一歇呀！……”

老头儿听了这番话，浑身颤抖，几乎连头发梢也立起来

了。他紧紧地咬着牙齿，把恨埋在心里，央求着说：“太君，不行啊，我这老骨头老肉的，又干了半天的活，……”

“怎么，不服吗？”郭运起用手枪点着，冷笑着向汉奸们一挥手，汉奸们便如狼似虎地拥上去，将老头儿拖过来。

那大汉在一旁看着，心中的怒火几乎要炸裂胸膛。凭他那血气方刚的性子，他那铁塔般的健壮的身躯，超出一般人的大无畏的胆量，如同猛虎似的气力，他是完全可以打死周围汉奸和敌人，把那个老头儿解救出来。但是，他一想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这次到天津的目的，是和地下党取得联系，还要把重要的军事情报带到后方，想到领导的千叮万嘱，只好咬咬牙，遏制住了自己的感情，眼瞅着汉奸们把那老头儿摞在地上，掐住他的脖子和肩膀，压住他的臀部和两只大腿，强迫他趴在地上，折成一条人板凳，任多多良坐在他的脊背上。

阳光晒着青年大汉愤怒的面孔；那老头儿全身无力地趴在地上任多多良坐着；多多良嘴上还得意地叼着香烟，别上二郎腿，冷笑着看着那大汉抡着铁锹，问道：“你也不服气吗？”

青年大汉紧咬着牙，豆大的汗珠由脑门直往下滴哒，他照常干活儿，一句话也没说。

多多良带着胜利的骄傲说：“不管怎样，你们中国人还是做了我的‘人板凳’。今天是他，明天也许就是你，……”

袁文会和郭运起听多多良如此一说，便一起对大汉喊起来：“你小子别替老头儿七个不服，八个不愤！告诉你，太君说了，明天就轮到你啦！”

王德春和阎家琦说：“那太便宜他了，不价干脆这会儿就让他撅起来，让咱也坐会儿，……”

“不！不！”多多良慢慢地摇摇头说，“我所要的是他行

动上的屈服。你们看，他一个人能干两个人的活，而且他心甘情愿地去干。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需要的！……”

青年大汉依旧咬着牙，不说话，他的两眼燃烧起愤怒的火焰。就这样，任汗水流着，他一直被多多良看着干到黄昏。

太阳落了，多多良带着人走了，可是，那可怜的老头儿，再没有抬起头来。

就在这天夜晚，这青年大汉手里握着那张锃明瓦亮的大铁锹，偷偷离开了干活的人群，悄悄地顺着河坡偷偷地爬呀，爬呀，他躲过岗哨，在半路上先挖了一个坑，将那老头儿埋掉，然后朝多多良临时住的帐篷爬去。

多多良在帐篷里打着鼾声，睡得正熟，帐篷外面拴着他的那匹枣骝马，那马正一口一口地嚼着草料。一个鬼子背枪在门前站岗。

夜深人静，除去工地上的民伕们被鬼子汉奸的皮鞭打骂声，和那些精疲力竭的影影绰绰的人影以外，鬼子、汉奸都在帐篷里睡得死人一般。夜色茫茫，青年大汉在暗处，闪动着眸子，观察了一会儿四周的动静，便慢慢地转到鬼子卫兵的身后，猛地扑过去掐住鬼子卫兵的脖子，两只大手如同铁钳一般，活活地将鬼子卫兵掐死了。然后，便勇猛地扑进多多良住的帐篷里。帐篷里点着一盏马灯。多多良猛然惊醒过来，这青年大汉没容他喊出声来，就挥起铁锹，一连在多多良的头上、脸上和身上铲了数十下，将多多良铲得血肉模糊，直到断定多多良已经死了，才停下手来，他揩了揩身上的血迹，长长地吁了口气，摘下多多良的手枪，刚走到帐篷门口，忽然想到：“大丈夫立不更名，坐不改姓，”这句话。于是又转回身去，用眼睛扫了扫帐篷四壁，一伸手抓起多多良那顶战斗帽，蘸着他的污

血，在帐篷的帆布上写下两个大字：“郝明”。

然后，将帽子顺手一丢，大步流星地走出帐篷，将手枪掖在腰里，解下鬼子卫兵的子弹盒子，围在身上，又拾起那支三八大盖枪，走到枣骝马跟前，解开缰绳，飞身上马，使劲蹬了一下马肚，便向西南方向疾驰而去。

转天，缉拿郝明的“通缉令”贴遍全市，日伪汉奸四处抓人，郝明的名字，也就因此震动了整个天津。

第一章 袁文会

袁文会在南市芦庄子的公馆，是一所磨砖对缝、青堂瓦舍的四合大院。对着大门，在道北面，垒了一道大影壁墙。门口坐南朝北，高大的门楼上面，是用方砖雕刻的一幅八仙祝寿图，精工细凿，琢花漏空，玲珑剔透；人物的容貌、衣履、动作，云朵、彩霞，形态逼真，亚似活的一般。去年为了欢迎川岛芳子^①的光顾，特意从各地选来能工巧匠，修缮装璜，仅这一排砖雕，就花费了三百两黄金。新修饰的五层青石台阶，一对石狮子门蹲和黑漆光亮的大门，显得格外威严。大门上刻着一幅朱漆对联，上联是：“中日亲善”；下联是：“反共建国”。大门口两边，一面戳着一块汉白玉的上马石。左右是一字横墙。墙壁中腰镶着几块一砖厚的板木，每块板木上衔着一个铁环，是专供拴马用的。迈进大门口，门洞两侧摆列着四条黑漆矮腿春凳，坐着八个横眉立目的打手。门洞的二梁上悬挂着三块金字黑漆大匾。从左向右数，第一块匾题字是“中日提携”，

^① 川岛芳子，原名金璧辉，东北长春人，其父经营木材业，与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交情甚重。金璧辉名义上做了川岛浪速的干女儿，实际上与之同居。后被川岛浪速带回日本，改名川岛芳子，当了大特务，曾被日寇封为“司令”。成为中华民族的败类。

送匾人乃是新升任的日寇天津驻屯军防卫指挥官多多良大佐；第二块匾题字是“吾党楷模”，送匾人乃是南京汪伪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徐良；第三块匾题字是“忠义救国”，送匾人乃是一大堆地痞、流氓、坏蛋、嘎杂子、琉璃球子、无赖油子、狗灯队，密密麻麻的名字写了一大片。门洞对面，就着东配房的南房山，修造了一个假影壁，斗拱挑檐、滚瓦雕砖，当中用方砖雕琢了一个巨大的“福”字，四边刻的是八宝花环，相当讲究。影壁下面立着一尊用白色大理石雕成的玉面观音，左手托着净水瓶，右手用纤纤的三个手指捏着一束莲花，婷婷玉立，面含慈笑，栩栩如生。越过大门洞子，往西拐过去，走下一层甬路，是一个东西狭长的外院，全部是金砖^①铺地。花厅是一溜南房，月台用青石和青砖砌成。朱漆油饰的门窗和庭柱，镶嵌着透明玻璃和碧绿纱窗。北面是一道一人多高的花墙，也是磨砖对缝，象刀切、尺画的一般整齐。花墙正中，有四扇绿色屏风门，四个红漆斗方，刻的是“富、贵、荣、华。”屏风门两侧，各有两口北河大鱼缸。这缸用绿色的木架架着，每口缸里都养着不同品种的金鱼，有珍珠、龙睛、凤头，望天，浮上游下甚是欢跃。越过屏风门就是正院了。院子不算太大，与南房正成格局。八角窗、扇子门，回径走廊，古色古香。为了迎合日本人的心理，天井两侧，栽着两株樱花树，都长得齐房檐高。北房一溜五间，当中的三间是正房，向前突出一块廊子来，月台也比东西配房略高一些，五脊六兽，前廊后厦，雕梁画栋，描绘着鼎釜瓶炉，琴棋书画，走廊两端各有一个旁门，门窗和庭柱一水都是朱漆油饰的，古朴雅致，袁文会和他的七

① 所谓“金砖”即是用桐油浸泡过的方砖。

姨太就住在这里。正房两头各有一间耳房，比正房略矮一些，与正房通着，是浴室和卫生间。东西配房各有三间，装饰大致和正房相同。

院子西北角有一道矮墙，墙上有一个月亮门，由此向北，通过箭道，可走到后院去。后院特别宽阔，占地十几亩。周围搭着高高的院墙。东半面是一座人工造成的太湖石假山，假山上有一间八角亭子，是袁文会的书房。站在书亭里打开窗户眺望四周，可以收览半个天津市容。书亭里挂着些名人字画，摆设着一些日本书刊和五经四书。其实，袁文会并不读书，这只不过是装璜门面罢了。在假山周围栽种了一些藤萝、斑竹、垂柳、梧桐、核桃、柿子、枣儿、丁香、桂花、葡萄、蜜桃之类的果木树。因为日本人尊重和喜爱菊花，袁文会在后院也栽种了许多品种奇异、千姿百态的菊花。院子的西半面有一排禽阁兽房，养着鹦鹉、八哥、孔雀、猴子之类珍禽异兽。再往西是一条小溪，溪上有一座小桥，是用石头砌成的，溪水通连着西北角一片荷花塘，如今荷花生长得正旺，荷叶盖满了池塘。荷塘里养了许多金丝鲤鱼，为了防止鲤鱼借着雨水游走，每个大鲤鱼的腹翅上坠了一个小小的赤金环子，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去捞。在荷塘的南面便是院墙了，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后门。门外就是海河边了。整个后院是一座风景秀丽、四季飘香的大花园。

故事从一九四三年夏天说起。

这一天袁文会的公馆，悬灯结彩，鼓乐喧天，门庭若市，宾客如流。他的师爷厉大森、师傅白云生和他的同参兄弟们，三天前就收到了袁文会开山门收冯老辛做徒弟的请帖，今天午前就陆续到了。相继而来的客人还有日本宪兵队长石苗、米谷

统制会会长山口一雄，警察局长阎家琦、特高科王德春，文竹叫卖商行老板李洪信、《东亚晨报》最出风头的记者李园丽小姐。除此而外，还有袁文会的许多好友来参加这次摆香堂，这使得袁文会更感到格外光彩；日本驻屯军司令官狼野、特务机关长米之一、防卫指挥官多多良、天津市长温世珍，虽然没有亲自光临，但也送来了贺帖贺帐。尤其使袁文会更感到体面的是，远在上海的黄金荣、南京汪伪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徐良和住在北平东郊民巷的大特务川岛芳子，也派专员送来贺礼贺信。这就显得这次摆香堂更加隆重。“真是荣耀千秋呀！”袁文会这样感叹着。

袁文会大摆酒宴，款待来宾。除去把他自己开设的庆云茶园常宝坤等几个名角叫来献艺而外，还特意把他霸占的评剧演员花月仙和中华茶园余派老生小红果，也叫来助兴。花天酒地，弹唱歌舞，又喊又叫，吵吵嚷嚷，好不热闹！李园丽小姐今日穿着一身西服，头戴一顶白色荷叶小帽，架着托力克墨镜，大高跟鞋“咯登”“咯登”响，不仅显得妖娆风流，而且还带着一种泼辣能干，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态，这使得在座的许多人，既贪馋她的美貌动人，而又不敢向她伸手。她今天是个最活跃的人物，手里捧着德国康太斯照象机，穿着桌隙椅空，闪光灯一闪一闪的给人们拍照。这就给这次封建行帮活动更增添了些西洋式的热烈气氛。袁文会的七姨太此刻如鱼得水，她端着酒壶，扭动着肥胖的腰肢借机向客人们大卖骚情。一阵阵粗野的喧叫声和淫浪的笑声，由花厅里冲出来，飞遍整个院落。

袁文会的几个当伪军头目的得意徒弟白帽盔、刘斜眼、齐八棍、王疯子、牛瘸子、万人恨、祁国富、国文瑞、李二弟等

人，出出进进，收纳礼物，迎来送往，忙得汗流浹背，不可开交。

傍近中午时分，冯老辛大摇大摆地来了。他今天满面红光，脑袋剃得光亮亮的，大连鬓络腮胡子刮得曲青。他今年刚满三十岁，大身板儿，膀阔腰粗，正在血气方刚。扫帚眉大环眼，面似重枣，黑中透红，一脸侠义之气，满身逼人的威风。一身新换的打扮，上穿一件白洋布对襟单衫，下着一条青土布兜裆滚裤，菱菱带紧扎着裤腿，脚上蹬着一对千层底青色软帮鞞鞋。大敞着怀，露出了一巴掌宽的腰儿硬，铁铮铮的大胸脯子上刺着一只座山虎。残去的半截右胳膊在袄袖里褪着，左手握着把竹股大折扇，拧眉立目，吊着眼角，撇着大嘴岔，一步三晃，大模大样地走来。他走到门口，用眼角瞟了瞟门楼上那幅八仙祝寿砖雕，又听听那一阵阵的喧闹之声，不由得歪着脑袋点了点头，轻蔑地一笑。正在这时，从门洞子里跑出两个人来，一个是警备队长白帽盔，另一个是保安队中队长刘斜眼。白帽盔的大号叫白敬轩，刘斜眼的大号叫刘鹤年。这两个人原来同郭运起是磕头弟兄，都是土匪出身。日本鬼子来了，把他们都收编成了伪军。不同的是，这俩人都早就加入了青帮家海会，唯独郭运起还在帮门外遛着。为这件事，郭运起心里老憋着一口气。今天白帽盔和刘斜眼奉袁文会之命，为了给冯老辛多添些光彩体面，让他俩专在门前迎候。白帽盔和刘斜眼一见冯老辛来了，赶紧跑下台阶，抱拳连声说道：

“哥们儿，三爷让我们门前迎请，久候多时，恭喜！恭喜！”

冯老辛左手摇着扇子，笑容满面地大声说：“哥哥们，劳驾，劳驾！通喜，通喜！”